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

第三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

In 20 Volumes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27—1937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, EDITOR

VOLUME 1

Book Three: FICTION

Prefaced by Ba Jin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84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27—1937 第三集 小说集一

巴 金 序

编辑、出版： 上海文艺出版社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发行：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： 上海新华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5.5 插页 6 字数 568,000

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507 定价：4.90元

小说集一

短篇卷

巴金序

序

巴金

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印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(第二个十年),要求我为小说选集作序。我认为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总结是一件好事,但我并不是适当的作序人。三十年代出版的《大系》(第一个十年)中有三卷小说选集,三位编选人(鲁迅、茅盾、郑伯奇)都写了“导言”,他们的导言给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新编的《大系》中小说选集共有七卷,却只用一篇序文。我没有精力,也没有时间,重读当时的许多作品,对入选的作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;也写不出那样精彩的导言。何况我又是一个病人。我一再推辞都得不到谅解,编者说:“并不要求你写完整的序文,写一点感想也可以,长短都行。”好,就写点感想吧。我被说服了,便答应下来。

“文革”期间我给戴上了精神的枷锁,什么也不敢想。近几年来我想得较多。我走上文学道路正是在这第二个十年的开始。新文学一出现就抓住了我,我入了迷,首先做了一个忠实的读者,然后拿笔写作,又成为作家。我的第一本小说在国外写成,我说过《忏悔录》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。其实我

动身去法国的时候，脑子里就装满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大量作品。我没有走上邪路，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《狂人日记》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。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生活、爱文学。

在新文学作品中我经常接触到中国人民美好的心灵。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？作品解答了这个问题。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，一起前进。一代一代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成长，也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同志和弟兄。我和无数的青年一样，如饥似渴地从新文学作品中汲取养料。一篇接一篇，一本接一本，它们象一盏长明灯照亮了我的心，让我不断地看到理想的光辉。尽管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受过挫折，走过弯路，可是从新文学作品中我一直受到鼓励、得到安慰。我始终热爱生活，从未失去斗争的勇气。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，我从它得到温暖，也把火传给别人。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活中，我作为学生不曾离开老师们走过的道路。

我们的新文学是集体的事业。它有它的传统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作者们“每作一篇，都是‘有所为’而发，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”。新文学是讲真话的文学。过去也有“说假话”的作家，但只是极少数，而且也如鲁迅先生所说，他们创造的“不过一个傀儡”，人物的“降生也就是死亡”。为人生的艺术，为社会改革的文学；我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、壮大的。对这几十年的成绩应该有人出来作一番总结了。

谦虚是东方人的美德。作家对自己也应当有严格的要求。“文革”期间我每星期写一篇《思想汇报》，骂自己一辈子“白吃干饭”，“放毒害人”。但是运动过去，我冷静地考虑问题，回顾自己由读者成为作家的道路，觉得并没有虚度一生，尽管我并无什么

值得提说的成就，但是在集体事业中我也曾献出小块的砖瓦。我不止一次地说过，作为新中国的作家我感到自豪，指的就是这个集体的事业。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，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，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。我亲眼看见大批青年在抗战初期不顾危险，不怕困难，奔赴革命圣地。一批人在血泊中倒了下去，另一批人接过旗帜站了出来，革命思想传播得那样快，新文学也有不小的功劳。

我和同代的青年一样，并不是生下来就相信：光明必然驱散黑暗，真理一定战胜谎言。我本来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孩子，又在私塾里读惯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。可是不少的文学作品让我在死气沉沉的旧社会中呼吸到新鲜空气，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我的灵魂，使我敢于拿起笔攻击旧社会、旧制度。我自己冲出了封建大家庭，我的作品也鼓舞了不少同命运的读者奔向光明，奔向革命。我边写边学，在那十年中间我每天收到读者们从远近地区寄来的亲切、热情的信函，向我倾吐他们的理想、愿望、困难和痛苦，掏给我他们的真诚的心。作者和读者是心连心的。这些信也是我的力量的源泉。后来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和读者们渐渐疏远，我接触文学作品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更不用说“深入生活”，我的创作力也逐渐减弱，有一个时期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。然而新文学的事业甩开了我一直大步前进。

以上是我的一点感想，作为序文也许不适当，但感想毕竟是感想，而且它还是我几十年阅读和写作的经验的总结。

有人问：你给小说选集作序，怎么不提“小说”二字？我答道：我说的“文学作品”，指的正是小说，我认为在新文学的各个部门中成绩最大的就是小说。

又有人问：你说的“新文学作品”是不是也包含着坏的作品？

我答道：当然不把坏作品算在里面。我记得一个规律：好作品淘汰坏作品。坏的作品即使风行一时，也不会流传久远，很快就会被读者忘记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住院前一天

目 录

序.....	巴 金 (1)
眉间尺.....	鲁 迅 (1)
采薇.....	鲁 迅 (20)
来客.....	罗 皑 岚 (38)
拜堂.....	台 静 农 (49)
黄金.....	王 鲁 彦 (56)
一只拖鞋.....	王 鲁 彦 (74)
夜.....	叶 圣 陶 (104)
古代英雄的石像.....	叶 圣 陶 (114)
多收了三五斗.....	叶 圣 陶 (120)
沉船.....	王 统 照 (129)
印空.....	王 统 照 (144)
桃园.....	废 名 (162)
莎菲女士的日记.....	丁 玲 (171)
水.....	丁 玲 (211)
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·····	丁 玲 (247)
查票员·····	段可情 (258)
北风里·····	胡也频 (275)
失业之后·····	刘一梦 (285)
盐务局长·····	孟 超 (300)
白皮鞋·····	潘汉年 (319)
生的旋律·····	高 歌 (327)
到大连去·····	孙席珍 (351)
白烟·····	钱杏邨 (365)
在洪流中·····	洪灵菲 (394)
小哥儿俩·····	凌叔华 (405)
奴隶·····	阳翰笙 (418)
在贵州道上·····	蹇先艾 (439)
到镇溪去·····	蹇先艾 (456)
在堤上·····	向培良 (471)
冷泉岩·····	潘漠华 (482)
喜筵之后·····	沉 樱 (499)
秋之汐·····	李守章 (511)
嫌疑·····	徐 雉 (541)
鸠摩罗什·····	施蛰存 (555)
梅雨之夕·····	施蛰存 (583)
美的戏剧·····	彭家煌 (595)
喜讯·····	彭家煌 (603)
海上中秋·····	倪貽德 (612)

奶妈·····	魏金枝 (618)
制服·····	魏金枝 (635)
盐场·····	楼适夷 (653)
村中的早晨·····	戴平万 (683)
为奴隶的母亲·····	柔 石 (696)
小母亲·····	殷 夫 (719)
丈夫·····	沈从文 (733)
贵生·····	沈从文 (752)
废坑·····	龚冰庐 (772)
地上的乐园·····	庐 隐 (777)

眉 间 尺*

——新编的故事之一——

鲁 迅

—

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，老鼠便出来咬锅盖，使他听得发烦。他轻轻地叱了几声，最初还有些效验，后来是简直不理他了，格支格支地径自咬。他又不肯大声赶，怕惊醒了白天做得劳乏，晚上一躺就睡着了的母亲。

许多时光之后，平静了；他也想睡去。忽然，扑通一声，惊得他又睁开眼。同时听到沙沙地响，是爪子抓着瓦器的声音。

“好！该死！”他想着，心地非常高兴，一面就轻轻地坐起来。

他跨下床，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，摸到钻火家伙，点上松明，向水瓮里一照。果然，一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；但是，存水已经不多，爬不出来，只沿着水瓮内壁，抓着，团团地转圈子。

“活该！”他一想到夜夜咬家具，闹得他不能安稳睡觉的便是

* 本篇一九三三年编入《自选集》（天马书店出版），改题《铸剑》。——编者注

他们，很觉得畅快。他将松明插在土墙的小孔里，赏玩着；然而那圆睁的小眼睛，又使他发生了憎恨，伸手抽出一根芦柴，将它直接水底去。过了一会，才放手，那老鼠也随着浮了上来，还是抓着瓮壁转圈子。只是抓劲已经没有先前似的有力，眼睛也淹在水里面，单露出一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，咻咻地急促地喘气。

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。但这回见了这尖尖的小红鼻子，却忽然觉得它可怜了，就再用那芦柴，伸到它的肚下去。老鼠抓着，歇了一回力，便沿着芦干爬了上来。待到他看见全身，——湿淋淋的黑毛，大的肚子，蚯蚓似的尾巴，——便又觉得可恨可憎得很，慌忙将芦柴一抖，扑通一声，老鼠又落在水瓮里，他接着就用芦柴在它头上捣了几下，叫它赶快沉下去。

换了六回松明之后，那老鼠已经不能动弹，不过沉浮在水中，有时还向水面微微一跳。眉间尺又觉得很可怜，随即折断芦柴，好容易将它夹了出来，放在地面上。老鼠先是丝毫不动，后来才有一点呼吸；又许多时，四只脚运动了，一翻身，似乎要站起来逃走。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，不觉提起左脚，一脚踏下去。只听得吱的一声，他蹲下去仔细看时，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，大概是死掉了。

他又觉得很可怜，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，非常难受。他蹲着，呆看着，站不起来。

“尺儿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的母亲已经醒来了，在床上问。

“老鼠……。”他慌忙站起，回转身去，却只答了两个字。

“是的，老鼠。这我知道。可是你在做什么？杀它呢，还是在救它？”

他没有回答。松明烧尽了；他默默地立在暗中，渐看见月光

的皎洁。

“唉！”他的母亲叹息说，“一交子时，你就是十六岁了，性情还是那样，不冷不热地，一点也不变。看来，你的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。”

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，仿佛身体都在颤动；低微的声音里，含着无限的悲哀，使他冷得毛骨悚然，而一转眼间，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。

“父亲的仇？父亲有什么仇呢？”他前进几步，惊急地问。

“有的。还要你去报。我早想告诉你的了；只因为你太小，没有说。现在你已经成人了，却还是那样的性情。这教我怎么办呢？你似的性情，能行大事的么？”

“能。说罢，母亲。我要改过……。”

“自然。我也只得说。你必须改过……。那么，走过来罢。”

他走过去；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，在暗白的月影里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。

“听哪！”她严肃地说，“你的父亲原是一个铸剑的名工，天下第一。他的工具，我早已都卖掉了来救了穷了，你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；但他是一个世上无二的铸剑的名工。二十年前，王妃生下了一块铁，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，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。大王知道是异宝，便决计用来铸一把剑，想用它保国，用它杀敌，用它防身。不幸你的父亲那时偏偏入了选，便将铁捧回家里来，日日夜夜地锻炼，费了整三年的精神，炼成两把剑。

“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，是怎样地骇人的景象呵！哗啦啦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，地面也觉得动摇。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，罩住了这处所，渐渐现出绯红颜色，映得一切都如桃花。

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。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，那剑嘶嘶地吼着，慢慢转成青色了。这样地七日七夜，就看不见了剑，仔细看时，却还在炉底里，纯青的，透明的，正象两条冰。

“大欢喜的光采，便从你父亲的眼睛里四射出来；他取起剑，拂拭着，拂拭着。然而悲惨的皱纹，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了。他将那两把剑分装在两个匣子里。

“‘你只要看这几天的景象，就知道无论是谁，都知剑已炼就的了。’他悄悄地对我说。‘一到明天，我必须去献给大王。但献剑一天，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。怕我们从此要长别了。’

“‘你……’我很骇异，猜不透他的意思，不知怎么说的。我只是这样地说：‘你这回有了这么大的功劳……’

“‘唉！你怎知道呢！’他说。‘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，又极残忍的。这回我给他炼成了世间无二的剑，他一定要杀掉我，免我再去给别人炼剑，来和他匹敌，或者超过他。’

“我掉泪了。

“‘你不要悲哀。这是无法逃避的。眼泪决不能洗掉运命。我可是早已有准备在这里了！’他的眼里忽然发出电火似的光芒，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。‘这是雄剑。’他说。‘你收着。明天，我只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。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，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。你不是怀孕已经五六个月了么？不要悲哀，待生了孩子，好好地抚养。一到成人之后，你便交给他这雄剑，教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，给我报仇！’”

“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？”眉间尺赶紧问。

“没有回来！”她冷静地说。“我四处打听，也杳无消息。后来听得人说，第一个用血来饲你父亲自己炼成的剑的人，就是

他自己——你的父亲。还怕他鬼魂作怪，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！”

眉间尺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，自己觉得每一枝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。他的双拳，在暗中捏得格格地作响。

他的母亲站起了，揭去床头的木板，下床点了松明，到门背后取过一把锄，交给眉间尺道：“掘下去！”

眉间尺心跳着，但很沉静的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。掘出来的都是黄土，约到五尺多深，土色有些不同了，似乎是烂掉的材木。

“看罢！要小心！”他的母亲说。

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，伸手下去，谨慎小心地撮开烂树，待到指尖一冷，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，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。他看清了剑靶，捏着，提了出来。

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，惟有青光充塞宇内。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，看去好象一无所有。眉间尺凝神细视，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，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，剑口反而有些浑圆，正如一片韭叶。

“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，用这剑报仇去！”他的母亲说。

“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，要用这剑报仇去！”

“但愿如此。你穿了青衣，背上这剑，衣剑一色，谁也看不分明的。衣服我已经做在这里，明天就上你的路去罢。不要记念我！”她向床后的破衣箱一指，说。

眉间尺取出新衣，试去一穿，长短正很合式。他便重行叠好，裹了剑，放在枕边，沉静地躺下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优柔的性情；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，倒头便睡，清晨醒来，毫不改

变常态，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仇。

但他醒着。他翻来覆去，总想坐起来。他听到他母亲的失望的轻轻的长叹。他听到最初的鸡鸣；他知道已交子时，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。

二

当眉间尺肿着眼眶，头也不回的跨出门外，穿着青衣，背着青剑，迈开大步，径奔城中的时候，东方还没有露出阳光。杉树林的每一片叶尖，都挂着露珠，其中隐藏着夜气。但是，待到走到树林的那一头，露珠里却闪出各样的光辉，渐渐幻成晓色了。远望前面，便依稀看见灰黑色的城墙和雉堞。

和挑葱卖菜的一同混入城里，街市上已经很热闹。男人们一排一排的呆站着；女人们也时时从门里探出头来。她们大半也肿着眼眶，蓬着头；黄黄的脸，连脂粉也不及涂抹。

眉间尺预觉到将有巨变降临，他们便都是焦躁而忍耐地等候着这巨变的。

他径自向前走；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，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，使他吓出了一身汗。转出北方，离王宫不远，人们就挤得密密层层，都伸着脖子。人丛中还有女人和孩子哭嚷的声音。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，不敢挤进去；然而人们却又在背后拥上来。他只得宛转地退避；面前只看见人们的背脊和伸长的脖子。

忽然，前面的人们都陆续跪倒了；远远地有两匹马并着跑过来。此后是拿着木棍，戈，刀，弓弩，旌旗的武人，走得满路黄尘滚滚。又来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，上面坐着一队人，有的打钟